

雍是始字非和字也晉武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
闢已久治此石道為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
目有太康元年興元新路記其時亦去此不遠皆
可以補史傳所未及也蓋厓上先有景元之題而
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記以為皆魏刻非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四

曰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

殷比干墓字

殷比

干墓

右殷比干墓四字隸書二行字徑五寸許洪氏隸
續云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
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
知誰人所誌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
經又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威靈時人所書者

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婁氏莫諱字原云被七下

及裴岑紀功碑在今巴里坤即至帝廟中在前明時好古之士多
未見此碑至我朝乾隆初年處士牛真谷親至此碑之下自
手摹手搨數張贈与武虛谷李鐵橋等諸人故此山左金石記山
左金石志等書中方錄有此碑在牛氏未得此碑之先諸家金石
書中俱未錄有此碑現四庫全書內云牛真谷所著之金石錄眼錄一書
可考古今金石書中第一精妙可攷之書

字下半泐去及其字勢之清勁則皆與洪婁所云
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疑
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
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為正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無額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

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

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

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灰

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婁氏漢隸字源云般比干
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
云般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彌跋
云般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
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
人書方綱按洪婁二書所引水經及石氏語大略
相同据水經則曰般大夫比干之墓据石氏則曰
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般字下當有泐裂
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般比二字連接自爲一行
干墓二字連接自爲一行與水經所云不同矣墓
字下半泐去及其字勢之清勁則皆與洪婁所云
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疑
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
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爲正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額無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
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
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
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灰

蠲四郡之周邊竟艾安振

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右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徽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為搨手描失故真本亦徃徃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真本牛真谷

云是碑以篆為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其字中凡遇口字皆方中帶圓者乃是真本若其口字竟似圓圈者則非真本

灰即灾字變山為广猶寓作厲也

石圖

所摹艾訛為又則因此碑拓本得見其真者少而拓本又非其善者尔蓋摹本既非一本如其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諸搨本徃注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即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二年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

撫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爲之犄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年雲中裴岑斬馘部衆爲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焉何也

東漢石刻以永平六年鄯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畫有永建四年鄯善君字再次則是碑爲最古矣惜其地極遠搨手不精以致真本皆被描飾

耳安得與鄯君石刻皆得精搨佳楮墨之本以配周鼓秦篆乎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者遂爲真也長洲顧蘆汀文鉉重刻於濟寧者亦未盡得真耳

漢王稚子闕

漢故兗州刺史名尸ノ

右拓本得于成都僅存六字又三半字

□□□□□□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大□□

右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
涇所爲也今錄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
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
道傍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
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
師而遺跡亭亭勢叅峨眉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
當臣于下風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
韙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

石闕凡物五若犀笋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
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
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蒲陽蔡公爲稚子作
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
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
韻精簡過于頽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
行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略劉涇字巨濟簡州陽
安人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臧方郎中卒有前
溪集爲米元章畫友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緜令王

右舊拓本存十二字其一則亦云漢故亮州刺史
名尸ノ一行凡六字又三半字與予今得拓本同
跋云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
余案彙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
此爲贈云二闕已橫臥榛器中各失其下半截矣
此後四川兵戈雲擾人煙斷絕正不知此後二闕
尚存否也洪趙所藏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渙
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
不知爲何人止據雜字去水加隹爲光武以後字

定爲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君子則今之見二闕
者何從知其爲稚子哉丁酉正月頤苓記又一跋
云漢王稚子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
官新都即古郵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每公事往
還下車瞻眺古木平岡夕陽衰艸輒伫回不忍去
癸未余量移鄆南命工捐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
十一字據葛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湯滅自何
年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攝六老
人識

滋陽牛氏金石園所摹與予今所得拓本亦同牛

跋云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今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沒於溝水中

附錄前人所著圖式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緜令王

西漢循吏稱文翁築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稚子築于鄠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然石室

此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所錄西闕正面及其陰所存之字也云其陰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

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以今拓本驗之乃是雒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內緜令一闕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

漢故兖州刺史雒陽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如蓋覆之望之如窳堵坡狀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錄于此

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

戴岷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迓大尹清源

右在三層周
遭行楷橫書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右在四層伯疆此是八
分橫書漢同徠

右在四層

建安吳棻羈赴鎮明年二月皆謁漢循吏王

城東秉同之激

右在五層之西
面宜下行書

若渾筍與桂也於是新都大尹莆陽

右在五層之北面宜下行楷書
○桂恐是柱之訛渾當是犀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緜令王君稚子闕

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洪氏繇續第五卷所圖圖後跋云右王稚子二

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

人挽之者橐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於兩闕之

上

先置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緜令王君稚子闕

右闕南面

陽雒

漢故兗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闕西面
方綱按此右字當作左

右洪氏隸續第十三卷所圖圖後跋云西州所存漢人墓闕其石方數尺間有闕者上琢微屋爲蓋如今寺觀中經幢蜀帥范至能畫圖其八面相贈闕之兩角有斗斗上鑿耐童兒又作重屋四壁刻神像人物車馬之類亦有漫滅者額上六字先置二字在右闕南面稚字在北面子字在東面雜陽二字在左闕西面坐蓮之像四左右各一小兒其像頂冠若祠刹中所謂天王者獅象之間其僧四乘馬者四人引車者二乘車者五以繩曳獸者一人中獸而立者亦一人耐童兒二十七人神體不具者有三龍一象一師子八其六在五角獸面四半體者五車馬模糊辨不能盡蜀工椎拓二闕纔有一車二馬乃石壁兩隅所刻者王君二闕至今不毀

又隸續第二卷別出雜陽稚子六字一題云右先置雜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二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方綱按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靈字之訛

趙明誠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

嘗為溫令而石刻為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
興元年卒然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
書河內郡有溫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縣令者謂
河內郡之縣令也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
云謂河內之縣令尔即溫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緜
今以所見舊拓本驗之信然

漢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

凡六處按石本無郭巨墓字其稱郭墓者據傳聞

也說詳卷尾

平原濕陰

邵善君

以永建四年

四月廿四日

來過此堂

叩頭謝

賢明

右隸書廿六字今七行

安吉

右隸書二字為一行此段凡二紙其畫有水有陸
水有舟陸有車馬水有龜魚陸有鴈鶩中間若墓
若塚中有人若神凭几狀下有一車二馬馬逸而

車覆二人墮水其乘舟者挺义救之下有繇書云
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來過
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涼李恂永則建無四年
是邑人故吏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
亦過此者所刻祝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
平原郡有濕陰濕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濕陰應
劭曰濕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濕它合反
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濕聲乘欽云
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濕水東江至千乘入海
濕午合反故从濕聲也濕俗作濕字此與燥溼之
溼迥不相同韓勅修孔廟禮器碑有平原濕陰馬
璿元冀韓勅後碑有平原濕陰王宣元威皆即其
地也

成王

右二字為一行畫三人中一人冲幼端拱而坐左
右二人夾輔拱向蓋周召二公也成王二字細隸
書在中間一人之上而旁二人皆無題字不若武
梁祠堂畫象逐一題之此當時題記者詳略有不
同尔按周召今陝之事或曰成王時或曰武王時

或曰文王時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
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此成王之說也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
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今周公左召公
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曰五奏象周公召公
分職而治也故此經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
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此
武王之說也鄭氏毛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
今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
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既遷於豐而
岐邦地空故今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今采地當
是中南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
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
者以秦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
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今陝周公左而召
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
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今以賜人明知
今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今繫
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
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此文王之說也方綱嘗綜

合而攷之孔疏以為周東召西事無所出則別無可證之條也而周書君奭正義又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此條正與史記燕世家成王時分陝之說相合矣乃其為詩譜疏則引樂記之文曰五成而分陝樂記之文固未嘗有陝字弟云周公左召公右而已弟云周召之治而已蓋特舉以文止武言之而未嘗詳及於分陝之職至於書序乃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馬融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而孔疏又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尔不為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据此則周召之分左右東西實在輔成王之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分采邑乃其始事耳孔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据大戴記太公左召公右也此說亦通

大王車

右三隸字為一行畫一車駕四馬車有程有蓋弓衣達常之式備焉車中二人其一人執轡者在前大王車三字在蓋之左邊

胡王

右二隸字為一行畫數人皆持弓矢張滿又有馳馬控弦者又一人向胡王跪胡王坐而向之

相

右隸書一字為一行畫一人若拱揖狀前一人持弓迎之又前有一人騎而來者

以上六段皆有隸題其前二段字勢泐甚後四段皆瘦細與韓勅禮器碑字相近成王大王胡王數字之尾向右出波極長而帶雙鉤之勢禮器碑字時有此筆後來唐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大字末筆仿此

朱長舒墓石室題字

朱長舒之墓

右五字隸書天斜不工在畫象旁畫作數人有冠冕者有持杯盃者其下方有字數行泐壞之極諦審之亦似小隸書五行第一行似云漢朱長舒之墓云云其下不可辨又一人旁有金吾二隸字

右二石室字皆黃小松於濟寧拓得寄來者云是
郭巨朱鮪二墓石刻按朱鮪墓見於水經注朱鮪
墓石壁刻人物見於夢溪筆談以其畫像驗之與
夢溪所說不甚合至於郭巨墓石室則說見於趙
明誠金石錄跋北齊隴東王感孝頌之文其文曰
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道經平
陰有古墓詢訪者舊以爲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
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道
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上鄭
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
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余自青社如京師往
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
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石
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
何所據遂以爲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
跋驗之則畫象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者未識其果爲郭巨墓石否也顧亭林金石文字
記未見隴東頌額遂據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
碑則尤失於攷耳

寶應漢石刻畫象

江南寶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為夷
齊墓蓋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
濶二尺凡畫三層上層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在中
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孔子後手執束幣八
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模糊不
可辨下層三人并食器烹魚者脰鼎者其一高與
濶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
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
斧謂之武舞此蓋其遺意歟周禮夏官司共掌五
音鄭注云五音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
蒙伐有苑疏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
於伐左傳蒙之以申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伐為中
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蒙為雜色知苑是文貌今
見此畫其亦干戈櫓盾之類歟大約此刻畫像與
洪氏隸續所錄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

漢延光殘碑

額橫書當是五字第一字不可辨第二字左半是子
字然未敢定是某字也第三僅露下半似是福字第
四諸城志云是長字今諦審其左半尚有直畫亦皆
未敢定也第五字不可辨

文五行諸城志云行可二十字今未敢定

第一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七字今諦審之起處尚似

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都字

偏左甚小此一行今可見者七字

第二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五字今諦審之上半有子

字下云維思寘居廿年此一行可見者七字諸城志

脫漏寘字

第三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二字今諦審之此行首一

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字下半云拜都官中黃凡

可見者六字

第四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七字今諦審之上云子少

長少中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恒凡可見

者十一字

第五行依諸城志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

月廿一日庚戌造

右漢延光殘碑凡可見者四十五字其微辨而未

定者又六字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脩超然臺得

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能辨也胥徒什諸

地坐焉受笞者必踞是喘息碑盡斃非大雨不露

字形乾隆十二年壽光知縣宮懋讓勘災至縣辨

為漢隸椎拓以去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
嵌於內堂之東垣構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高三
尺廣尺四寸字徑二寸其上半多泐不可辨其下
半可辨者約略如右碑有界局文有直無橫其字
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
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
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線此上
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
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爲兼
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尚
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本紀
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二月戊子
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
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字與庚戌字皆極分明月日
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延字與予所
得延年益壽漢瓦篆法相埒

元氏三公山碑近日出土視此尚未極泐壞是以
尚可按次圈之是碑則不可圈矣牛氏金石圖雖
摹入然訛誤甚多又無附說

漢安仙集字

漢安元年丰祀月

十八日會仙友

右十二字隸書作二行

東漢仙集

留題洞天

右八字楷書分前後二行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兩行十二字隸帶篆勢其旁正書東漢仙集留題洞天八字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余於故隸吳國華家得此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石

在何所亦未見它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而已方綱按此刻惟見於關中來濬金石備考云在四川簡州道遙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碑最詳亦未之及也漢安為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謂仙友者特道深之詞姑取以備漢隸一種尔

蜀楊公闕

蜀故侍中

楊公之闕

右楊公闕隸書八字今二行牛氏金石圖云在梓潼縣北一里許大道旁東數十步西向高一丈六

尺濶四尺五寸厚三尺字運三寸五分近人亦頗有疑此刻非真者然方綱兩見拓本蜀字楊字頂皆微泐中字闕字之頂亦有橫泐文與牛氏所摹正同牛氏圖闕上作四層疊石之狀其下左右各一方此文在其右方而左方則空無字恐未必是偽造其疑之者過也

牛氏所摹文有尹公闕今未見其拓本而近日所見相傳為漢碑額者漢車下闕不尉陳下闕不可當是額之上半大司農耿公碑六字分二行廣平侯吳公六字分二行關六字分三行君之頌四字分二行中牟下闕不可魯君之

下闕此二行亦魏公闕三字橫書凡此數額亦皆不見於著錄或云竟是近人所偽造也附記於此

漢王君碑

漢故王君之碑

府君諱此下闕周文之緒也天清咏其闕不可

郡太守王陽令知政之風洵闕不可之德矣中平二季

闕不可作文銘勒碑以傳世不可間據禮冊錄之亦尚

多闕處未

丁酉秋錢塘黃秋盦持來漢王君碑禮冊四十八字皆陰文首云漢故王君之碑以下難辨者二字

每字有界局紋約二寸七八分許而首六字無之且加大蓋額也通體皆篆惟季字近隸後有潘跋云有訪碑入蜀者搨得東漢篆碑還擘窠大字存僅四十餘王君諱已闕治行爵里皆無可考金石所以永傳乃歲久仍未可恃為足慨已其書狀如鰲扁有先秦自然之妙漢碑中篆刻不多見也壬子歲小春陋夫

按潘跋言是碑在蜀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中石刻最詳而無此碑然其字特古質非近人所能偽作也聞有疑其偽者故辨之它日遇蜀人留心古

刻者仍當細訪尔又聞汪秀才中言是碑中語是竊取隸釋內某碑之語又其中平二年云云亦從隸釋出云愚因此說曾將隸釋通部檢查一遍未之有也隸釋內中平二年之碑惟劉寬譙敏都鄉正衛彈碑耳亦皆與是碑不相涉也且使欲假漢碑豈不能撰數句而必隸釋之是攘哉此說必不可信者也至于近所傳李君碑則誠可疑矣并附于後

漢故李君之碑

六篆字陰文二行有界格其下有穿

皆篆書額之界格有直有橫
文之界格則有直無橫耳

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君之以下闕不可知

忠孝立仁行遺實體彌隆也

帝曰掾史名見嘉其忠孝也

華郎中遷雒陽長史換棧焉

元初五年三月三日卒勒

懿鑠其德于我李君其德

此刻篆書板實而無神采故不當與王君碑並論也或云有知其偽造者今姑附于此

漢隸殘字

享壹与自然之性損冲盈 吕舉猗憂委之羣公爭

德遂隱身抄踐迹違時絕俗榮祿不能蓋其志王有

庸代憲親在堂遂脩五性遏六性君有過人者五處

貴能賤七德也貞固也避言隱耀澹泊也有行之彰

司達建續協亮漢皇爰在滋如穀之豐激君損益挹

盈吕確乎不牧如龍之紆匪石之介如一休齊光日

月取德聿昭

秋盒持來漢隸殘碑自然之性 十七

字又其略可辨者五不可辨者三翼日孔荏谷又

以一本來眎則重摹羶刻也已少數十字矣過六

情下羶刻偽本有一字

是刻從來不見於著錄惟近日虞山葉氏續金石錄所載與此同過六情下有也字後云右漢隸殘碑不知其人從某家標冊錄之自然之性上作夏黃字方綱按黃字是矣而其上一字則非夏字也



